

第四章 Showgirl 展場活動分析

本章依據前述討論之符號分析方法，對展場實地記錄之 showgirl 舞台活動內容進行分析。全章共分七節，其中，前五節為個別場次的事件分析，從影像記錄擷取所轉成的事件文字敘事中，先分類展場活動中出現的符號單元，再觀察符號單元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深入說明 showgirl 在每一事件中所代表的角色功能，以及各符號單位間的毗鄰關係。第六節為所有事件之綜合分析，旨在檢視各符號單位的系譜關係，從而解析 showgirl 展場活動所隱含的特殊文化深層意涵與指涉。最後在第七節中，針對 showgirl 展場現象中所呈現出的商品銷售、性別與意識形態運作等議題做討論。

第一節 個案分析—台灣微軟

這場在台灣微軟廠商活動攤位所進行的舞台活動，主要目的在介紹新發表的電視遊戲主機，舞台上共有三位 showgirl 負責活動進行。其中兩位 showgirl 搭檔主持，另一位 showgirl 專司商品展示。在活動內容上，此場活動流程是以遊戲主機介紹為活動主軸，並搭配周邊贈品的發送來吸引並留住人潮。整場活動持續大約十三分鐘，showgirl 除了主持活動與展示產品，並沒有其他特別的表演項目。在活動中，showgirl 除了介紹產品特性與消費者利益外，並不時以簡單的問答來吸引台下觀眾注意，以維持活動氣氛的熱絡。



〈圖一〉資料來源：作者

筆者從「台灣微軟」展場活動的全程影像記錄中，擷取幾個以 showgirl 為主角的片段，並將它們轉成文字敘事，整理出五個事件以分析 showgirl（以下表列皆簡稱 SG）展場活動中的符號運作。首先，〈事件一〉影像所轉成的文字敘事是「兩位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 拿著麥克風背著贈品袋在舞台上主持活動」。

以符號分析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將整個敘事切割出幾個符號單元，分別是「兩位 SG」（人物單元）、「白色背心」（物件單元）、「白色短裙」（物件單元）、「白色長靴」（物件單元）、「贈品袋」（物件單元）、「麥克風」（物件單元）、「舞台」（空間單元）、「主持」（行動單元）。以表格說明各符號單元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如下：

〈事件一〉 敘事	兩位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 拿著麥克風背著贈品袋在舞台上主持活動			
毗鄰軸	舞台	兩位 SG	白色背心 白色短裙 白色長靴 贈品袋 麥克風	主持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就毗鄰軸的角度來看，〈事件一〉的敘事呈現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景象：舞台上兩位主持人拿著麥克風在主持活動。乍看之下，這個敘事毗鄰軸上的符號組合是非常緊密的，因為舞台上主持人拿麥克風主持活動是很合理的敘事。然而事實上，這個事件敘事的主持人其實是由「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所代表。這個特點使得〈事件一〉與一般活動主持的敘事景象有所不同，因為就毗鄰軸而言，「白色背心、短裙、長靴」這組符號的有無並不影響此敘事成立，但它卻在毗鄰軸上與「SG」緊密組合。也就是說，〈事件一〉之所以與一般活動主持的敘事有所不同，乃是因為「白色背心、短裙、長靴」這組符號被刻意選入物件單元，並在毗鄰軸上與「SG」（人物單元）強加組合，由此可知，「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其實才是此事件敘事的真正焦點。而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會發現，這個特點在同個案的其他事件敘事中依舊存在，

接下來，〈事件二〉中影像所轉成的文字敘事是「一位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 在問答後將贈品丟給台下觀眾」。同樣以表格說明各符號單元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如下：

〈事件二〉 敘事	一位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 在問答後將贈品丟給台下觀眾			
毗鄰軸	舞台	一位 SG	白色背心 白色短裙 白色長靴 贈品	問答 送贈品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事件二〉的基本敘事景象是：舞台上有一位助理在發送贈品。與〈事件一〉相仿，此敘事中的助理仍由「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所取代，而「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似乎依舊是這個事件敘事的焦點。因為，showgirl 在此敘事的角色已經轉變，然而她仍舊是「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也就是說，「SG」與「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組合關

係，超越了 showgirl 在敘事中的角色扮演，這也或許意味著，無論 showgirl 的角色是什麼，她都必須「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

接著，〈事件三〉影像所轉成的文字敘事是「一位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 手持產品站在兩位主持人中間向觀眾展示」。以表格說明各符號單元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如下：

〈事件三〉 敘事	一位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 手持產品站在兩位主持人中間向觀眾展示			
毗鄰軸	舞台	三位 SG	白色背心 白色短裙 白色長靴 產品	展示產品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在〈事件三〉中呈現的景象是：一位展示員站在兩位主持人中間展示產品。從毗鄰軸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敘事中展示員與主持人兩種角色都由「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所代換，而在結合上面兩個事件的分析後，我們可以看出，無論 showgirl 扮演什麼角色，她都「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也就是說，「SG」（人物單元）與「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物件單元）這兩個符號，在各事件的敘事毗鄰軸上都有著異常緊密的組合關係。

接下來，當我們一併檢視〈事件四〉與〈事件五〉，我們終於可以確認，「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的確是此個案各事件敘事所共通突顯的特殊焦點，意即，「SG」與「白色背心、短裙、長靴」這兩個符號在各事件敘事毗鄰軸上的緊密關係，的確有其特殊的用意。以下以表格說明〈事件四〉與〈事件五〉中各符號單元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

〈事件四〉 敘事	兩位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 拿著麥克風背著贈品袋在舞台上解說產品特點			
毗鄰軸	舞台	兩位 SG	白色背心 白色短裙 白色長靴 贈品袋 麥克風	解說產品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事件五〉 敘事	一位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 手持贈品帶動觀眾高舉雙手連聲高喊廠商名稱			
毗鄰軸	舞台	一位 SG	白色背心 白色短裙 白色長靴 贈品	帶動觀眾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從這兩個事件敘事的毗鄰軸來看，我們可以看出，〈事件四〉中 showgirl 扮演了產品解說員的角色，而〈事件五〉中的 showgirl 則扮演了近似啦啦隊長的角色。同樣地，無論 showgirl 在這些事件敘事中扮演何種角色，她們永遠都是「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的 SG」。也就是說，無論 showgirl 在活動中擔任主持人、助理、展示員、解說員或啦啦隊長，她們都必須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

「SG」與「白色背心、短裙、長靴」這兩組符號在各事件敘事中都有著不可分割的毗鄰關係，進而超越了 showgirl 扮演的角色，成為各事件敘事的焦點所在。這表示，showgirl 扮演什麼角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 showgirl 「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也就是說，showgirl 之所以是 showgirl，並不是因為她們在舞台上扮演何種角色，而是因為她們「穿著白色背心、短裙、長靴」。

綜合以上，從個案一的事件分析中，我們發現了物件單元對於 showgirl 屬性的定義功能。而在接下來不同個案的事件分析中，我們也將一一檢視其他符號單元與 showgirl 角色間的相互關係。

第二節 個案分析—捷元電腦

這場捷元電腦的舞台活動，是在英特爾(Intel)科技的舞台上以合作廠商的身分進行。整場活動共有三名 showgirl 出場，其中兩位負責開場的熱舞表演，以及活動中擔任助理主持。此外另有一位 showgirl 專任活動主持。在活動內容上，是以兩位 showgirl 熱舞開場，隨後主持人登場進行正式內容。整場活動的進行，主要是介紹電腦主機的產品特性，並搭配簡單的問答與贈獎進行。而開場時表演熱舞的兩位 showgirl，在表演結束後也一直留在舞台上，協助主持人發送贈品，以及提供台下觀眾拍照。



〈圖二〉資料來源：作者

筆者從「捷元電腦」展場活動的全程影像記錄中，擷取幾個以 showgirl 為主角的片段，並將它們轉成文字敘事，整理出四個事件以分析 showgirl（以下表列皆簡稱 SG）展場活動中的符號運作。首先，〈事件六〉影像所轉成的文字敘事是「兩位穿戴迷彩帽、黑色背心、迷彩短褲、黑色長靴的 SG 在舞台上表演熱舞」。以表格說明各符號單元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如下：

〈事件六〉 敘事	兩位穿戴迷彩帽、黑色背心、迷彩短褲、黑色長靴的 SG 在舞台上表演熱舞			
毗鄰軸	舞台	兩位 SG	迷彩帽 黑色背心 迷彩短褲 黑色長靴	跳舞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事件六〉的敘事毗鄰軸呈現的基本敘事景象是：舞台上兩位舞者在表演，而實際上這裡的舞者角色是由「穿戴迷彩帽、黑色背心、迷彩短褲、黑色長靴的 SG」所代換。這樣的代換關係我們已不陌生，從第一節的分析中我們知道，雖然 showgirl 在展場活動中扮演各種角色，showgirl（人物單元）與服飾（物件單元）間的緊密關係才是真正的焦點所在，

這樣的特性在〈事件六〉中也清楚可見，兩位 showgirl 穿著完全相同的服飾，有如制服一般標示了兩位 showgirl 的特殊存在。然而我們也發現，相較於個案一各事件敘事的行動單元，〈事件六〉行動單元的敘事符號有了性質上的轉變。在個案一中，各事件敘事毗鄰軸的行動單元都使用了與產品展售活動本質息息相關的敘事符號，而〈事件六〉的行動單元卻使用了一個以人物展演為焦點的敘事符號。

這個轉變成為接下來分析的焦點，意即，我們除了要再次檢驗個案一的分析結論，敘事毗鄰軸上行動單元敘事符號的性質差異，是否造成與個案一相異的分析結果，是這一節事件分析的重點所在。接下來，〈事件七〉影像所轉成的文字敘事是「一位穿戴迷彩帽、黑色背心、迷彩短褲、黑色長靴的 SG 在舞台上微笑著擺姿勢供觀眾拍照」。以表格說明各符號單元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如下：

〈事件七〉 敘事	一位穿戴迷彩帽、黑色背心、迷彩短褲、黑色長靴的 SG 在舞台上微笑著擺姿勢供觀眾拍照			
毗鄰軸	舞台	一位 SG	迷彩帽 黑色背心 迷彩短褲 黑色長靴	微笑 擺姿勢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事件七〉的敘事呈現的是：舞台上有一個模特兒在擺姿勢供人拍照，我們可以看出，此事件敘事的模特兒角色依然是由「穿戴迷彩帽、黑色背心、迷彩短褲、黑色長靴的 SG」所扮演，而其行動單元的敘事符號，與〈事件六〉相仿，是以人物展演為焦點的敘事本質。在此，showgirl 的角色扮演再次轉換，而其行動內容的展演性質則與〈事件六〉相同。

到目前為止，個案一與個案二各事件敘事的行動單元，在單一個案中都具有性質上的一致性。這或許表示，敘事毗鄰軸上的人物單元除了與物件單元不可分割，行動單元也與人物單元有著特定毗鄰關係。但在接下來的事件分析中，我們將會發現，showgirl 的行動內容其實與其角色扮演同樣多變，真正維持不變的，是她的服裝（物件單元）。

緊接著我們看到，〈事件八〉影像所轉成的文字敘事是「一位穿戴迷彩帽、白色背心、迷彩短褲、高跟鞋的 SG 拿著麥克風向觀眾自我介紹並介紹另兩位 SG」。以表格說明各符號單元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如下：

〈事件八〉 敘事	一位穿戴迷彩帽、白色背心、迷彩短褲、高跟鞋的 SG 拿著麥克風向觀眾自我介紹並介紹另兩位 SG：「大家好，我是寶貝，她們是寶寶跟貝貝」			
毗鄰軸	舞台	三位 SG	迷彩帽 白色背心 黑色背心 迷彩短褲 黑色長靴 高跟鞋 麥克風	介紹 SG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在〈事件八〉中，事件敘事所呈現的是舞台上有一位主持人，在介紹剛剛負責表演的舞者與模特兒。事實上，扮演舞者與模特兒角色的，是相同的兩位 showgirl，她們在不同的事件敘事中轉變角色，呈現不同的表演內容（行動單元），而服飾（物件單元）則是維持不變的敘事符號。此時，扮演主持人的「穿戴迷彩帽、白色背心、迷彩短褲、高跟鞋的 SG」加入了事件敘事，而在此事件的敘事毗鄰軸上我們可以發現，三位 showgirl 雖扮演不同角色，有著不同性質的行動內容，她們之間的服飾（物件單元）卻呈現出非常相似的本質——特定身體部位的裸露。

綜合此個案三個事件後我們可以看出，在不同的事件敘事中，毗鄰軸上行動單元的敘事符號不停轉變，它們除了代表不同的職務功能，其性質也各自相異。也就是說，當事件敘事轉變，showgirl 的行動內容也隨之更迭，然而服飾內容（物件單元）仍在各事件敘事中都呈現出相同的特質，並與人物單元緊密相連。這表示，敘事毗鄰軸上的行動單元與人物單元之間的關係並不緊密，而在結合〈事件九〉的分析後我們更能確信，行動單元的敘事符號並非影響 showgirl 屬性的系譜單元。

最後，〈事件九〉影像所轉成的文字敘事是「一位穿戴迷彩帽、白色背心、迷彩短裙、高跟鞋的 SG 手持贈品問觀眾所在的廠商名稱」。以表格說明各符號單元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如下：

〈事件九〉 敘事	一位穿戴迷彩帽、白色背心、迷彩短褲、高跟鞋的 SG 手持贈品問觀眾所在的廠商名稱			
毗鄰軸	舞台	一位 SG	迷彩帽 白色背心 迷彩短褲 高跟鞋 贈品	問廠商名稱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在〈事件九〉的敘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台上的主持人正以問答贈獎的方式強化觀眾對廠商名稱的熟悉度。這樣的敘事方式與〈事件六〉、〈事件七〉的性質是相異的，他與人物展演無關，而更貼近商品展售活動的本質（與個案一

相仿)。總結此個案的各事件敘事來看，毗鄰軸上行動單元的敘事符號在內容與性質上都隨事件敘事的改變而有所不同，唯一真正維持不變的，是 showgirl 的服飾（物件單元）。

因此我們可以確信，展場活動敘事的行動單元並不影響 showgirl，真正維持不變並與 showgirl 息息相關的，還是服飾（物件單元）。也就是說，在展場活動的敘事毗鄰軸上，人物單元與物件單元的相互關係才是真正不可分割的，showgirl 之所以成為展場的焦點，並非因其角色，更非因其行爲，而是因為她們的穿著（物件單元）。

第三節 個案分析—趨勢科技

這場在趨勢科技攤位舞台進行的活動，共有三名 showgirl 參與執行。其中一位 showgirl 專職活動主持，另外兩名 showgirl 除了開場表演熱舞，隨後也在活動中負責互動遊戲的進行。相對而言，此場活動的舞台面積狹小，其腹地所能容納的觀眾數量也較有限。整場活動的主軸在介紹廠商產品特點即相關促銷方案，較特殊的在於以遊戲促進觀眾記憶產品特性和基本功能，並讓觀眾有機會與台上的 showgirl 互動遊戲。此外，不同於一般舞台活動，此場活動的結束方式，乃由負責主持的 showgirl 以贈獎為誘因，吸引觀眾跟隨其腳步進入舞台後方的展示攤位瀏覽參觀。



〈圖三〉資料來源：作者

筆者從「趨勢科技」展場活動的全程影像記錄中，擷取幾個以 showgirl 為主角的片段，並將它們轉成文字敘事，整理出三個事件以分析 showgirl（以下表列皆簡稱 SG）展場活動中的符號運作。首先，〈事件十〉影像所轉成的文字敘事是「一位穿著橘色背心、白色短裙、長靴的 SG 示範三對應產品特性的手勢帶領觀眾跟著做」。以表格說明各符號單元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如下：

〈事件十〉 敘事	一位穿著橘色背心、白色短裙、長靴的 SG 示範三對應產品特性的手勢帶領觀眾跟著做			
毗鄰軸	舞台	一位 SG	橘色背心 白色短裙 白色長靴	示範手勢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在〈事件十〉中，敘事毗鄰軸呈現的是：舞台上有一位主持人在帶團康。從前兩節的分析中我們已經了解，展場活動中各事件敘事角色都由 showgirl 所扮演，並且，showgirl（人物單元）與其服飾（物件單元）間有不可分割的毗鄰關係。此外，無論敘事毗鄰軸行動單元的符號如何改變，它都不影響 showgirl 之所以為 showgirl 的本質—服飾特質。

相同的，〈事件十〉中帶領團康活動的主持人角色依舊由「穿著橘色背心、白色短裙、長靴的 SG」來代換，其服飾的特質同樣是特定身體部位的裸露。並且，敘事毗鄰軸行動單元的符號性質依舊不影響 showgirl 因其服飾而成爲敘事焦點的本質。人物單元與物件單元的毗鄰關係緊密一如前兩節的分析結論，而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我們更會發現，showgirl 在事件中所身處的位置（空間單元）發生了轉變，但仍不影響 showgirl 因其服飾而成爲敘事焦點的特性。

接下來，我們一併檢視〈事件十一〉與〈事件十二〉的敘事毗鄰軸。〈事件十一〉影像所轉成的文字敘事是「一位穿著橘色背心、白色短裙、長靴的 SG 手持小球站在舞台邊的階梯上與台上手持吸盤的一名觀眾進行互動遊戲」。而〈事件十二〉影像所轉成的文字敘事是「一位穿著橘色背心、白色短裙、長靴的 SG 走下舞台帶領觀眾進入舞台後方的廠商攤位」。以表格說明各符號單元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如下：

〈事件十一〉 敘事	一位穿著橘色背心、白色短裙、長靴的 SG 手持小球站在舞台邊的階梯上與台上手持吸盤的一名觀眾進行互動遊戲			
毗鄰軸	舞台階梯	一位 SG	橘色背心 白色短裙 白色長靴 小球 吸盤	互動遊戲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事件十二〉 敘事	一位穿著橘色背心、白色短裙、長靴的 SG 走下舞台帶領觀眾進入舞台後方的廠商攤位			
毗鄰軸	人群	一位 SG	橘色背心 白色短裙 白色長靴	帶領觀眾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從上面兩個表格的並置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穿著橘色背心、白色短裙、長靴的 SG」在這兩個事件敘事中扮演了遊戲助理與攤位導覽員的角色，她們從事完全不同的行動內容，身處相異的空間位置，然而「橘色背心、白色短裙、長靴」依然在敘事毗鄰軸上維持不變的與「SG」緊緊相接。

至此，在前面三個個案的十二個事件敘事中，我們從毗鄰軸的符號組合上清楚看出，showgirl 扮演的角色不停轉變，其行為（行動單元）的內容與性質各有相異，甚至也在不同的位置（空間單元）上遊走，然而 showgirl（人物單元）與其服飾（物件單元）卻是永遠保持一致的在毗鄰軸上緊密相連。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 showgirl 扮演什麼角色、做些什麼、身處何處，都不會改變其身為 showgirl 的本質，真正決定 showgirl 之所以是 showgirl 的因素，是因為她們穿著「裸露特定身體部位」的服飾。

第四節 個案分析—中華網龍

這場在中華網龍攤位舞台進行的活動，是以一位男主持人搭配三位助理主持 showgirl 的方式進行。在內容上，此場活動完全無關產品介紹，男主持人全程以帶動氣氛與發送贈品為目的進行活動。所有的主持與發言都由男主持人負責，而三位 showgirl 負責的工作則是手持贈品站在後方，聽從男主持人的指令後動作，協助活動進行。



〈圖四〉資料來源：作者

筆者從「中華網龍」展場活動的全程影像記錄中，擷取幾個以 showgirl 為主角的片段，並將它們轉成文字敘事，整理出三個事件以分析 showgirl（以下

表列皆簡稱 SG) 展場活動中的符號運作。而由於這三個事件在敘事結構上有高度的相似性，筆者將直接並置這三個事件敘事的內容，以及各敘事符號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以便檢視 showgirl 在此個案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事件十三〉影像所轉成的文字敘事是「三名穿著銀色背心、短裙、白色長靴的 SG 在穿戴禿頭假髮、實驗白袍、牛仔褲的男主持人介紹下依次登上舞台與觀眾打招呼」；〈事件十四〉是「三名穿著銀色背心、短裙、白色長靴的 SG 在穿戴禿頭假髮、實驗白袍、牛仔褲的男主持人主持時在舞台後方手持贈品面露微笑站成一排」；〈事件十五〉則是「三名穿著銀色背心、短裙、白色長靴的 SG 聽從穿戴禿頭假髮、實驗白袍、牛仔褲的男主持人指令後走向舞台前將贈品送出」。以下以表格說明各符號單元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

〈事件十三〉 敘事	三名穿著銀色背心、短裙、白色長靴的 SG 在穿戴禿頭假髮、實驗白袍、牛仔褲的男主持人介紹下依次登上舞台與觀眾打招呼			
毗鄰軸	舞台	男主持人	禿頭假髮 實驗白袍 牛仔褲	介紹 SG
		三位 SG	銀色背心 銀色短裙 白色長靴	打招呼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事件十四〉 敘事	三名穿著銀色背心、短裙、白色長靴的 SG 在穿戴禿頭假髮、實驗白袍、牛仔褲的男主持人主持時在舞台後方手持贈品面露微笑站成一排			
毗鄰軸	舞台	男主持人	禿頭假髮 實驗白袍 牛仔褲	主持
		三位 SG	銀色背心 銀色短裙 白色長靴 贈品	手持贈品 微笑 並排站立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事件十五〉 敘事	三名穿著銀色背心、短裙、白色長靴的 SG 聽從穿戴禿頭假髮、實驗白袍、牛仔褲的男主持人指令後走向舞台前將贈品送出			
毗鄰軸	舞台	男主持人	禿頭假髮 實驗白袍 牛仔褲	下達指令
		三位 SG	銀色背心 銀色短裙 白色長靴 贈品	聽從指令 送贈品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到目前為止，我們從前面三節的事件分析中了解，showgirl 在展場活動中扮演了各式各樣的角色，並因其服飾的特質而成為活動事件敘事中的焦點。透過這些事件的毗鄰軸分析，我們看出，敘事毗鄰軸上的各個系譜單元符號隨不同的事件內容而轉換，而唯獨人物單元與物件單元（服飾）間有著不可分割的毗鄰關係，這也正是 showgirl 何以成為焦點的原因。簡言之，我們並非透過 showgirl 所處的位置、扮演的角色、從事的活動來辨識她們，而是透過「特定身體部位裸露」的服飾特質來理解 showgirl 的存在。

在此節的三個事件中，藉由觀察毗鄰軸的符號組合我們依然可以得到上述結論。「SG」與「銀色背心、短裙、白色長靴」這兩組符號在毗鄰軸上仍然是不可分割的組合關係，並且，「銀色背心、短裙、白色長靴」這組敘事符號也符合 showgirl 服飾裸露了特定身體部位的特性。除此之外，這個個案的事件敘事加入了「男主持人」，在毗鄰軸上與此人物相連的物件單元符號是「禿頭假髮、實驗白袍、牛仔褲」。這表示，裸露特定身體部位的服飾特質並非所有參與展場活動的人物所共有，它只屬於 showgirl，它只用以標示 showgirl 的特殊存在。

而當我們進一步觀察這三個事件的敘事毗鄰軸，我們也發現，相異的人物單元符號，對應的是不同的物件單元與行動單元的敘事符號。整體而言，這三個事件敘事採取雙線的形式，亦即，這三個事件都可以各自分解成兩個敘事毗鄰軸。兩相比較之下，在以「男主持人」為主的敘事中，其物件單元的服飾符號不但不強調身體的裸露，對應的行動單元符號也突顯出人物角色的主控特

質；反觀以「三位 SG」為主的敘事，物件單元與行動單元都相異於「男主持人」為人物主軸的敘事，不但強調了身體的裸露，也強調了人物單元的從屬特質。

相較於前三節以「SG」為主要人物的敘事內容，此個案的事件敘事在「男主持人」加入後，「三位 SG」對應的行動單元符號，立即呈現出被動、從屬的內在特質。然而，毗鄰軸上「三位 SG」對應的物件單元仍是強調身體裸露的服飾符號。這表示，展場活動中 showgirl 之所以為 showgirl 的確是因為她們穿著了特定的服飾，並且，當男性的敘事人物加入後，showgirl 的角色與行為立即產生對應的變化（微笑、並排站立、聽從指令），而成為事件敘事的次級角色—聽從男性指揮。

至此，前四節的事件敘事毗鄰軸分析幫助我們發現了 showgirl 的特質，她們的服飾是 showgirl 何以成為展場活動焦點的原因，而其服飾的特質永遠是強調特定身體部位裸露的搭配，亦即，強調性感身體。而當男性人物加入敘事後，showgirl 的角色與行動立即出現對應性的轉變，成為敘事中的從屬角色，其服飾特質則依然不受此影響，顯見 showgirl 與其穿著的服飾間有非常重要的特定關係。

然而，在下面一節的分析後我們將會發現，展場活動敘事中的物件單元服飾符號，並不僅止於我們目前發現的裸露特質，它更深層的符號特質，才是真正點出展場 showgirl 此人物真正角色意涵的重點所在。

第五節 個案分析—大宇資訊

這場在大宇資訊攤位舞台進行的活動，主要由兩位 showgirl 負責主持，其中一位 showgirl 亦配合活動流程身兼產品展示的職務。就內容而言，此場活動的主要目的，是進行大宇資訊結合手機廠商進行「一元競標」的商品標售活動，以及大宇自家限量遊戲人物造型人偶的標售。整場活動先以問答與贈品發送的方式聚集人群，而後以舞台前聚集的觀眾為競標者，進行一元競標活動。



〈圖五〉資料來源：作者

筆者從「大字資訊」展場活動的全程影像記錄中，擷取幾個以 showgirl 為主角的片段，並將它們轉成文字敘事，整理出兩個事件以分析 showgirl（以下表列皆簡稱 SG）展場活動中的符號運作。而為了便利分析，筆者逕將兩個事件的敘事與符號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加以並置。

〈事件十六〉影像所轉成的文字敘事是「一位穿著紅色肚兜、芭蕾舞裙、黑色長靴的 SG 以走秀的方式在舞台上向觀眾展示競標產品」，而〈事件十七〉影像所轉成的文字敘事是「一位穿著紅色肚兜、芭蕾舞裙、黑色長靴的 SG 將贈品送給參與一元競標出價的觀眾」。以表格說明各符號單元在毗鄰軸與系譜軸上的分布如下：

〈事件十六〉 敘事	一位穿著紅色肚兜、芭蕾舞裙、黑色長靴的 SG 以走秀的方式在舞台上向觀眾展示競標產品			
毗鄰軸	舞台	一位 SG	紅色肚兜 芭蕾舞裙 黑色長靴 競標產品	走秀 展示產品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事件十七〉 敘事	一位穿著紅色肚兜、芭蕾舞裙、黑色長靴的 SG 將贈品送給參與一元競標出價的觀眾			
毗鄰軸	舞台	一位 SG	紅色肚兜 芭蕾舞裙 黑色長靴 贈品	送贈品
系譜軸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物件單元	行動單元

從毗鄰軸上的符號組合我們可以看出，「SG」是這個個案事件的敘事主角，而其對應的行動單元符號則點出了人物擔任表演者與主持人的角色功能。大體上，這兩個事件內容與前面四節的部份事件的敘事本質近似，showgirl 在舞台上主持活動，showgirl 也兼司表演的人物角色。然而，此個案事件敘事毗鄰軸上的物件單元服飾符號卻與先前的分析樣本相異，它們不再只是「背心」、「短裙」、「短褲」等強調特定身體部位裸露的服飾符號，而是更具特色的「紅色肚兜」與「芭蕾舞裙」。

這組服飾符號的出現，打破了前面十五個事件敘事的慣例，尤其特殊的是，「肚兜」與「芭蕾舞裙」皆有其特定隸屬的敘事情境，此刻卻在展場活動的舞台上出現，成為敘事毗鄰軸中的一個重要符號。我們可以看出，showgirl 並沒有因為穿著芭蕾舞裙而表演芭蕾舞，showgirl 穿著原為中國古代內衣的肚兜在展場中主持與表演，更是偏離了我們所熟知的展場活動敘事慣例。特殊的服飾符號在此被挪用到展場活動的敘事中，並且強加性的在敘事毗鄰軸上與「SG」相連並置，刻意的特殊化了 showgirl 的存在與其角色特質。

這樣的符號挪用自然有其用意，絕非偶然，而在與前面十五個事件敘事的物件單元服飾符號比較後，我們終於發現，showgirl 之所以成為展場活動焦點，並不只在於她們穿著了什麼類型的服飾，重點在於這些服飾物件共通的符號特質，旨在造成 showgirl 的性感、性化與性想像，這才是展場活動事件中共通的敘事焦點。

綜合以上，我們透過展場活動事件的毗鄰軸分析歸納出台灣 3C 產品展售活動的基本敘事符號結構，那就是：「穿著暴露的 showgirl」。無論空間位

置、角色扮演、活動內容為何，台灣 3C 展場的敘事核心，就是穿著暴露的 showgirl。

而究竟 showgirl 的服飾如何將其性化、賦予性想像？showgirl 在台灣 3C 展場中扮演的真正角色為何？3C 產品展售活動的深層意涵又是什麼？在下面一節中，我們將進一步解讀各系譜單元的符號內涵，探討其隱含的深層意義，並以物件單元的 showgirl 服飾符號為分析重點，進而挖掘出台灣 3C 展場活動背後的文化指涉，與隱藏其中的意識形態迷思體系。

第六節 綜合分析

在前面五節個案事件的毗鄰軸分析中，我們從各事件敘事的符號組合中看出 showgirl 這個人物在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發現，showgirl 在展場活動中扮演的角色與功能非常多元，從主持到表演，從帶動氣氛到專業解說，舞台上活動流程裡的諸多工作事項，幾乎都由 showgirl 包辦。

除此之外，我們也看出了另一個隱身其中的敘事重點，那就是，無論 showgirl 扮演什麼角色、身處何處、做些什麼，她們所穿著的服飾，其實才是真正標示 showgirl 特殊存在的重要元素。並且，這些服飾之間有著共通的特質，也就是特定身體部位的裸露，因此我們知道，穿著暴露的 showgirl 其實才是 3C 展場活動敘事的真正焦點所在。

而究竟 showgirl 的服飾如何定義 showgirl 的屬性以及真正的角色功能？以 showgirl 的暴露為核心的敘事結構在 3C 展場活動中指涉什麼樣的深層意涵？它與整體社會文化的關係又是什麼？以下便以所有記錄事件中各符號單元的系譜軸分析，透過分析各符號的隱含意義，來看出展場 showgirl 活動的內在深層意涵。

原則上，在我們所收集的十七個事件敘事中所有的敘事符號，共可劃分為「空間」、「人物」、「物件」、「行動」等四個系譜單元，其中，展場活動

進行的舞台及期周邊，其實是隸屬於更大的空間脈絡之中，為標明活動舞台的確切位置，筆者將「世貿展覽館」與「展售攤位」兩個符號元素也加入空間單元的項目中。而由於我們在前五節的毗鄰軸分析觀察出「服飾」這個物件單元的特殊性，為了便利分析，筆者將物件單元重新劃分為「服飾單元」與「道具單元」。而「道具單元」中的小球與吸盤，由於只出現在單一的事件，並與互動遊戲不可分割，筆者便將其置入行動單元的互動遊戲中一同探討。

此外，行動單元中的許多動作有其本質上的共通性，例如問廠商名稱、帶動觀眾、介紹 SG 等，都屬於「主持」的範疇；而展示產品、微笑擺姿勢、走秀等，都屬於「展示」的範疇。依據這樣的原則，筆者將行動單元中的各個項目整理成更有系統的敘事符號，如下表：

空間單元	人物單元	服飾單元	道具單元	行動單元
世貿展覽館 展售攤位 舞台 人群	SG	背心 (白、黑、橘、銀) 肚兜(紅) 短裙(白、銀) 短褲(迷彩) 芭蕾舞裙(紅) 長靴(白、黑) 高跟鞋(銀) 帽子(迷彩)	麥克風 贈品 產品	主持 贈獎 展示 解說 跳舞 遊戲
	男主持人	禿頭假髮 實驗白袍 牛仔褲	麥克風	主持

以下筆者便依據「空間」、「人物」、「服飾」、「道具」、「行動」等五個系譜單元，依序就各單元符號的隱含意義進行分析，如下：

一、空間單元



〈圖六〉資料來源：作者

展場 showgirl 發生在世貿展覽館廠商攤位的活動舞台上，介於消費者與大型商品展售空間之間，並成為展場活動的焦點所在。在舞台介入之前，世貿展覽館是國內首屈一指、資訊前鋒的大型商展空間，在這裡展出、販售的是主流的、新穎的、市場重視的產品，並將消費者聚集於此，將這些重要的商品資訊呈現給社會大眾。這是世貿展覽館最本質的空間機能。

由於在此展售的是最新穎的產品（以本研究而言是 3C 產品），配合資訊與財貨的集中性，原本用以消費與使用的產品便進而成為可以讓消費者觀賞、學習的展覽品。然而，當這樣的展售空間加入了活動舞台，其本質便產生了變化。舞台不只中介、連接了展售空間與消費者，更成為整個展售空間的敘事中心，也就是說，舞台不是整個展售活動的某個環節，而是展售空間中的所有元素都是為了舞台上的敘事內容而存在。因此，真正在世貿展覽館中展出的物件並非陳列於廠商攤位，而是被放上舞台，成為目光焦點的內容。

這樣的變化肇因於舞台所隱含的符號意義。就物理性質而言，舞台是一個架高、聚光、特殊化的空間形式，它的功能便是要召喚、聚集所有在場者的注

意。無論視覺或聽覺，舞台藉由表演形式轉化了原本單純而直接的敘事語彙，以戲劇性的幻覺效果將商品資訊轉化成爲表演節目。換句話說，當展售空間裡出現舞台，無論它是閒置或著上演活動節目，舞台便以其隱含意義暗示了特殊事件即將在此舉行。並且，舞台也暗示了該事件的性質，那不會是稀鬆平常的事件，而是具有娛樂性、特殊性、表演性質的敘事內容，這樣的隱含意義會將商品展售的脈絡移開，進而將消費者與產品帶入感官娛樂的幻覺情境當中。

就本文而言，3C 產品展售活動的舞台，結合了 showgirl、表演節目以及產品來作爲展場活動敘事的軸心。這樣的結合非但是戲劇化、娛樂化的展演形式，更是將舞台上的一切都視爲展覽品一般的呈現。意即，在舞台上的產品並不只是產品，也是戲劇表演的一項道具；相對的，在舞台上的 showgirl 也不只是 showgirl，也是與產品等同的展覽物品之一。舞台的存在挪移了產品與 showgirl 的意義，進而將此中介於消費者和展覽場之間，因此，3C 產品展售活動之所以使用活動舞台，無非就是要轉化消費行爲成爲娛樂活動，以感官的歡愉覆蓋理性的選購，而其最核心的手法，便是將 showgirl 在舞台上與產品並置，藉由物化、商品化 showgirl 的形式，訴求最直接的感官慾望滿足，以達成效果。

二、人物單元



〈圖七〉資料來源：作者

3C 展場舞台上出現過的人物只有兩種，一是 showgirl，二是男主持人。在本文所收集的十七個事件中，showgirl 雖扮演多種角色、執行多種職務內容，然而其本質都是穿著特定服飾的、年輕的女性工作者。整體而言，showgirl 與 showgirl 間並沒有個別差異，我們依據服飾來辨認 showgirl 的存在，她們是一個概念性的人物角色，而在舞台上與其相對的，是另一位男主持人。

從前五節的分析中我們看出，showgirl 作為展場活動的主角，並不是因為她們站在舞台上，也不是因為她們的角色扮演，而是因為她們的服飾。這代表著，showgirl 並不是單純在扮演主持人或表演者，而是她們這樣的角色是由暴露的服飾搭配所賦予的，而其指涉便是「符合男性慾望幻想的女性身體」。這樣的意涵展現了 3C 展場活動的兩項隱含意義，一是以男性消費者為訴求對象，二是以 showgirl 為理想女性形象的示範，也就是父權中心思考下女性標準身材（性感）的再次強化。

以裸露特定身體部位之服飾所包裝的 showgirl，指涉的是身材標準的、適合觀賞的、理想的年輕女性，而這樣的女性在展場中為了男性消費者而存在，

因此，showgirl 的角色本質與工作無關，只與性和性別有關。相對的，男主持人的角色也與職務內容無關，他是在舞台活動中用以表徵男性存在的替代人物，而當這位男主持人加入舞台活動中，他也即刻成為整個敘事脈絡的中心，也就是男主人。這位男主持人的隱含意義便是作為男性消費者的替代性參與，因為男性消費者是 3C 展場活動中的真正主人，他們是被重視與服務的對象，而 showgirl 是服務這些男性消費者的附屬角色。從男主持人與 showgirl 的互動中我們看出，男主持人在活動中使喚 showgirl，而其目的便是要 showgirl 做出對男性消費者有利的舉動——微笑、聽從、贈送、展示身體。

舞台上男主持人與 showgirl 的互動和個別行動都表徵了這項事實。當舞台上只有 showgirl，主從關係的使喚動作是不會在 showgirl 之間發生的，她們聲氣一同的對台下的消費者服務，但是當男主持人加入敘事，showgirl 仍保持其本質，男主持人卻只是藉由使喚 showgirl 來討好台下觀眾。主從關係在男主持人與 showgirl 之間彰顯，其指涉的也就是男性消費者作為主人、showgirl 作為附屬，並以服務男性消費者為存在目的的本質。這樣的互動方式服膺的是父權中心的思考邏輯，也就是男主女從，男性展現權力，女性展現身體，進而服務作為社會中心的男性。

事實上，在筆者的記錄中，男主持人也曾以「不要像昨天那場的賠錢貨」這樣的語彙來與 showgirl 對話⁵；此外，男主持人更以「我在主持你們都不理我，showgirl 走出來你們就很 high」這樣的語彙來與台下觀眾對話⁶。這些內容在在都彰顯了 3C 展場活動的本質，也就是以男性消費者為中心，並以穿著暴露 showgirl 扮演理想女性角色來服務男性消費者的父權中心操作邏輯。

⁵ 在事件十四中，男主持人預告將由三位 showgirl 挑選出呼喊聲最大的觀眾並給予贈品，隨後男主持人回頭向身後的三位 showgirl 囑咐，要她們仔細挑選，不要亂送贈品。

⁶ 在事件十五中，男主持人指揮三位 showgirl 拿著贈品站到舞台前方，準備發送贈品，此時台下觀眾發出歡呼聲，便引來男主持人這番對話。

三、服飾單元



〈圖八〉資料來源：作者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知道服飾單元作為展場 showgirl 活動敘事軸心的事實，服飾標示了 showgirl 的存在，定義了 showgirl 的角色，它暴露了 showgirl 特定的身體部位，也彰顯了標準女性身體的形貌。事實上，男主持人的服飾也有其隱含意義，服飾單元不單只對 showgirl 發揮定義功能，男主持人穿著的服裝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深層意涵。

首先，在 3C 展場活動中，加諸於 showgirl 的服飾種類有背心、肚兜、短裙、短褲、芭蕾舞裙、長靴與高跟鞋等。大體上，這些服飾是一般常見的女性服裝，然而當肚兜與芭蕾舞裙也出現在活動敘事之中，我們從這樣的歧異性也多少看出了 showgirl 服裝所隱含的特殊意義。肚兜是中國古代的女性內衣，而芭蕾舞裙是芭蕾舞者專屬的服裝配件，當這兩個物件出現在 3C 展場活動，並與其他服裝種類共同作為定義 showgirl 的重要符號，其中所指涉的，除了彰顯女性身體性感特質，更是將 showgirl 性化、作為男性消費者性幻想對象的物件符號。

Showgirl 所穿著的背心與肚兜，裸露出的身體部位是肩膀、手臂與腰部，並且以服貼身體的剪裁突顯了 showgirl 的胸部，在這樣直接裸露與間接呈現的效果中，裸露出而直接可見的是彰顯性感的肩膀與腰身，隱藏而若隱若現的是在父權架構中與性行為相關聯想緊緊扣連的女性性徵—乳房。這樣若隱若現的

間接裸露提供的是男性的性幻想空間，而肚兜此物件更是透過對女性身體線條的清楚呈現，以「只穿內衣的半裸女性」的語彙直接指向女性裸體幻想與性行為邀請的服飾符號。透過這樣的服飾選擇，其中所包藏的便是將 *showgirl* 從一般女性轉為男性性幻想對象的意圖。

相同的，短裙與短褲也是直接裸露腿部、突顯臀部、半遮掩而間接裸露了女性性器官的服飾物件，它們同樣提供了男性消費者的性幻想空間，而在架高並與觀眾十分貼近的舞台上，*showgirl* 的腿部以及短裙、短褲遮掩的身體部位，更是以極近距離直接呈現在男性觀眾眼前的視覺景象。此外，在形式上與短裙相近的芭蕾舞裙，其所指涉的也非 *showgirl* 的舞者角色，而是一個半透明、帶有戀童情結意涵的符號物件。至於長靴與高跟鞋，更是透過墊高腳跟的方式，達成彰顯 *showgirl* 腿部、臀部、腰部、胸部等彰顯女性性徵與性感部位的視覺效果。這些服飾物件的總和效果毫無遺漏的在男性消費者面前突顯 *showgirl* 的女性性徵，並透過直接與間接的裸露，將 *showgirl* 轉化成為提供男性消費者性幻想中理想性對象的深層角色意涵。

反觀男主持人的服裝，是禿頭假髮、實驗白袍與牛仔褲。這樣的服裝搭配並非偶然，其所呈現的其實就是表徵先進科技與專業權力的男性角色。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曾提到，男主持人的角色是男性觀眾的替代性參與，這其實不只來自男主持人與 *showgirl* 的互動關係，更是因為 3C 展場中的男性消費者本身便是信仰科技、追逐科技的男性，而男主持人的這身裝扮回應了 3C 展場男性消費者的此項特性。於是，舞台上出現的便是象徵科技、象徵男性消費者為中心，男性掌權的角色，而對應的是性感的、從屬的、作為性慾對象的女性角色，服飾符號在這兩個角色扮演中都有著重要的意義指涉，其結果便是將 3C 展場活動轉化成性化 *showgirl* 以提供男性消費者性幻想空間的逸樂場所。

四、道具單元



〈圖九〉資料來源：作者

在展場活動中，道具單元的物件作為溝通的輔助，隱身在舞台活動的敘事結構中，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也容易被忽視，然而若仔細探究其符號意義，將會發現這些物件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其他符號元素。在筆者收集的十七個活動事件裡，我們在道具物件的系譜單元中看到的元素並不多，包括「麥克風」、「贈品」、「產品」等，下面就個別物件的符號意義進行探討，進而解讀整個道具系譜單元在舞台活動敘事中隱含的深刻意義。

首先，由舞台人物手持用以揚聲的麥克風是我們在觀賞活動時非常熟悉的一項輔助物件，若沒有它，主持人或演說者的言詞無法被我們聽見，更遑論理解。然而，當麥克風作為敘事的一個符號元素，其隱含意義便是事件主控者的表徵。當舞台上的人物手握麥克風，即使他們尚未透過麥克風說話，我們也可以理解，這個人將是接下來所要發生的事件的主角。舞台的人物透過手持麥克風表徵其控制的能力與權力，舞台下的人也就以這位手持麥克風者的言說與行動，來作為這個舞台的正確標準。無論舞台上其他人做了什麼、說了什麼，手握麥克風的人永遠有補述、勘誤、重新詮釋的權力。因此，麥克風這個道具所隱含的意義，是人物在詮釋與論述上的權力表徵。

所以，麥克風這個符號標示了舞台空間的主導性人物，相反的，那些不是手持麥克風的人物角色，也就被標示成輔助者、跟隨者、或者更加邊緣的角色意涵。事實上，那些並非手持麥克風的人物角色，他們有時候手持其他物品，或者兩手空空，而這樣透過道具物件對人物角色意義的加註作用，在下面的分析中將會更加明朗。

接下來，贈品也是在事件敘事中出現的道具。基本上，幾乎每個活動舞台的敘事結構中，都少不了贈品，贈品在展場活動敘事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表面上是廠商對消費者的回饋，事實上，贈品的重要性並非來自其價值。在商業活動中，沒有一項贈品是純然的饋贈，它是在消費者付出相當成本的前提下，由饋贈者准予的酬庸。贈品的給予，實際上是一套隱然的獎懲機制的運作結果，贈與者決定該給誰獎賞作為獎勵，也決定誰不該得到贈品，以示懲罰。於是，投入越多成本（時間、金錢、精力）的人，越可能得到獎賞，而無意參與的人，便不可能得到贈品的回饋。

這樣的獎懲作用，當發揮在展場活動中，便是針對台下觀眾參與程度差異的歧視作用。而其目的，便是以人性的貪欲作為誘餌，將贈品直接呈現在觀眾眼前，透過不斷強調其價值與獨特性，而喚起觀眾的熱情參與。除此之外，贈品的發送等於是打破活動舞台鏡框式幻覺空間的媒介，它接通了台上人物與台下觀眾，因此，贈品的存在提供了台上與台下更加接近的可能。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知道，負責發送贈品的永遠都是 *showgirl*，男主持人並不親自做這件事，究其原因，便在於贈品的功能旨在提供男性消費者與 *showgirl* 的肢體接觸，意即，實現某種程度的性幻想。

而當我們將贈品這個道具物件與人物角色結合，我們也發現，那些手持贈品或負責丟送贈品的 *showgirl*，並非此獎懲機制的裁決者，他們何時丟送，向誰丟送，乃是透過手持麥克風的主持人給予指示。因此，道具單元的物件符號，不但在活動敘事中有其象徵意義，它也對應著人物的角色階級。而在下面

的分析中我們會發現，透過道具物件所暗示之階級越低者，其人物角色被物化與剝削的程度就越加強烈。

接著，產品這個道具物件表面上看起來像是產售活動裡最理所當然出現的物品，然而，當「產品」此符號進入舞台活動敘事的脈絡中，其真正的意涵其實是用來被崇拜的物品，而非消費的對象。舞台上真正被消費的對象是 *showgirl*，這點可以從產品與 *showgirl* 的對應關係中看出。

舞台上的產品，與真正用以交易的產品不同，它只是亮相，台下觀眾卻不可能真正得到它。這個在舞台上展示的產品，它與實際的使用無關，也與購買無關，它被當成珍貴的展覽品一樣對待，由 *showgirl* 手捧著出場、手持著走秀，就像被捧在手心上的寶物，觀眾只能看，不能碰。舞台上的產品必須由專人握持，在特定的流程中出現以供觀賞，負責展示產品的人物角色位居舞台的中心與最前端，讓觀眾看清楚產品的外型。因此，產品在舞台上的地位是最高的，它不被使用，不被丟送，不能觸摸，只能抬著頭仔細觀看，它是科技產品卓越特質的再證，透過展示，舞台上的產品得到台上台下所有人的景仰。

此外，負責握持產品的 *showgirl* 的角色位階也在這個道具物件的意義中彰顯。表面上看來，握持產品的 *showgirl* 似乎比握持麥克風的人物有更高的階級地位，而實際上，*showgirl* 只是用以承載這個物件的托盤。在觀眾的視線中，握持產品的 *showgirl* 連同產品一起被觀看，而透過服飾單元的分析，我們知道，此時被觀看的，一是物的崇高，另一則是被物化與性化的女性身體。*showgirl* 在此與產品並置，成為展覽用的物，然而其價值卻大不相同，雖然兩者都在服務男性消費者的欲求，然而消費者對科技商品所展現的是信仰與崇拜，對 *showgirl* 所遂行的卻是性幻想。因此，在 *showgirl* 與服飾和產品的對應關係中，我們便可清楚看出 *showgirl* 被轉化成消費品的深層意涵。

五、行動單元



〈圖十〉資料來源：作者

在筆者實地記錄並收集展場 showgirl 活動後，本文所選取的五個活動記錄樣本乃所有展場 showgirl 活動的典型；而被選取並用以分析的十七個事件，是在剔除重複、同質的事件敘事後所粹選的集合。因此，這十七個事件敘事，包含了所有展場 showgirl 活動的共通內容與特性，意即，這十七個事件敘事便是展場 showgirl 活動內涵的集合與再現。

以行動單元而言，筆者在這十七個事件中整理出包括「主持」、「贈獎」、「展示」、「解說」、「跳舞」、「遊戲」等六個行動內容，它們都有個自的功能與意義，並且相互合作成爲一個整體，以活動的形式呈現來服務廠商在商品展售活動中的目的與需求。在這些行動中，有一部份必須搭配特定道具物件來進行，例如「主持、解說」與「麥克風」、「贈獎」與「贈品」、「展示」與「產品」，而另一部份則是以人物爲主要元素來進行，例如「跳舞」與「遊戲」。其中，部份的遊戲內容雖搭配道具物件進行，然而這些道具物件其實是可以被任意代換的物品，它們不像其他物件與特定行動對應有關係上的必然性，只是用以象徵某種產品特性的符號挪用。就譬如「趨勢科技」個案中的互動遊戲，使用了「小球」與「吸盤」來象徵「電腦病毒入侵」與「防

毒軟體抵禦病毒」，這樣的象徵性是可以被代換的，因此該特定道具的符號意義是被任意制定的，而遊戲成立的關鍵因素乃基於觀眾與 showgirl 進行的互動接觸的可能性。

從前面道具單元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主持」、「解說」、「贈獎」、「展示」等行動，其符號意義著實與使用的道具物件相輔相成。意即，「主持」的符號意涵是活動的主控權力、「解說」的符號意涵是產品論述的正確性、「贈獎」的符號意涵是廠商對消費者參與的獎懲、「展示」的符號意涵則是召喚消費者的商品崇拜行爲。事實上，上述四個行動內容都與商品展售活動息息相關，無論是表層意義或深層意涵，它們都符合我們對商品展售活動的理解與期待。然而，「跳舞」與「遊戲」這兩個與特定道具物件無關的行動內容，卻並非是所有商品展售活動的敘事脈絡的慣例。也就是說，這兩個行動之所以在展售活動中出現，是被刻意選擇並加以運用的敘事符號，它們的形式對我們而言並非陌生，然而它們在展售活動中的意義則與一般性的想像和期待有所不同。

以「跳舞」而言，其表層意義是一種以肢體隨韻律擺動所呈現的表演內容，然而其深層意涵，則是身體性感特質的公開展演。表面上，活動敘事是透過熱舞表演吸引群眾駐足圍觀，而事實上，觀眾所觀賞的並不是單純的表演內容，而是一種以身體性感特質爲主要視點的肢體展演。在展場中，這樣的敘事符號在活動中出現，本身就是相當引人注意的，因爲它打破了一般展售活動的慣例原則，然而「跳舞」之所以能跟其他敘事符號相接而不顯得突兀，乃是因爲其與展場活動的其他符號元素有著共通且相符的特性。這個特性，便是性感女體的展現與觀視，因爲，所有的 showgirl 都穿著以展現性感身體爲功能的服飾物件，表演熱舞的 showgirl 也不例外。正因爲服飾作爲貫串整個展場活動敘事的重要符號元素，像跳舞這種以肢體動作呈現身體性感特質的表演項目，在活動流程中出現便也不顯得怪異。因此，「跳舞」這個敘事符號雖看似與商品展售活動較不相關，實際上它所隱含的意義指涉與服飾符號相符且相承，那就是物化、商品化女性身體作爲換取消費者參與活動的酬庸。

另外，「遊戲」在展場活動中作為敘事符號，而列在行動系譜單元中，其表層意義是透過遊戲的形式來表達特定的產品利益與特性，其深層意涵則與贈品相似，是觀眾與 showgirl 之間距離感的破除。因為，所有的遊戲內容都與 showgirl 有關，無論是 showgirl 帶著觀眾做手勢，或者 showgirl 與觀眾進行互動遊戲，其本質都是打破舞台上 showgirl 與觀眾距離的行動內涵。以戲劇形式來說，傳統的鏡框式舞台是一個「表演—觀看」的敘事形態，然而當舞台上的角色與台下的觀眾進行互動行為，這便是打破鏡框舞台所造成之幻覺的表演方式。而以展場活動來說，showgirl 主持、解說、展示、跳舞，這些都是單方向的意義傳遞，然而互動性的遊戲要完成，則必須要台下觀眾的回應與行動參與。因此，展場活動敘事採行了「遊戲」此敘事符號，除了以遊戲包裝產品特性（例如趨勢科技以一種手勢對應一種產品特點）的溝通目的，更深一層的用意，便是在打破舞台人物與觀眾的單方向溝通，進而產生互動。

然而，這種互動形式的行動，除了促進台下觀眾的積極參與，也等於是提供了觀眾與 showgirl 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因為，遊戲要成立，必要條件是參與的成員共同遵守遊戲的規則，完成符合規則的目標，並在目標完成與人際互動中得到愉悅。因此，「遊戲」在展場活動中作為敘事符號，一方面是鼓勵參與的消費者依照廠商規定的模式完成動作（如趨勢科技個案的手勢），進而表現出產品特性，參與的消費者也得到贈品獎勵。另一方面，消費者的愉悅除了來自遊戲與受獎，也來自與 showgirl 的互動行為。如此便等於把用以觀視的 showgirl 再度深化為回饋遊戲參與者的酬庸，因為，上台的觀眾與其他觀眾不同，他不但觀視 showgirl，更與 showgirl 發生特殊的人際接觸，這提供了上台參與遊戲的觀眾更勝純然觀視的愉悅，而也就是利用此愉悅感作為誘因，才能促使消費者上台成為與其他工作人員共同為廠商活動敘事目的服務的成員之一。

綜合以上，行動單元中的「主持」、「贈獎」、「解說」、「展示」、「跳舞」、「遊戲」等敘事符號，其共通的功能，是以各種慣例性或特殊性的行動內容，相互合作編織出一個完整的敘事內容，表面上是精彩可期的活動花招，然而實際上則是以各種規訓、獎懲、利誘、酬庸的方式來促使消費者服膺

在購買至上、商品拜物的敘事情境中，不知不覺的加以內化，進而認同了敘事的精神內涵，完成廠商力求成功販售產品的終極目標。

第七節 個案分析—以中華網龍活動為例

在前六節的分析中，筆者依次以毗鄰軸和系譜軸分析，綜合解讀了五個個案的十七個事件，並依此觀察出 3C 展場 showgirl 活動的整體樣貌，乃是以穿著暴露的 showgirl 作為展場活動的基本敘事主軸，利用 showgirl 作為吸引男性消費者的酬庸物，藉由突顯 showgirl 的性感身體，並將之物化、性化、商品化，以提供男性消費者性幻想的女體消費樂趣。在本節中，筆者續以中華網龍的個案活動作為分析樣本，透過對該場活動完整運作細節的檢視與解析，詳加說明 3C 展場 showgirl 活動樣貌與內涵。

基本上，筆者所挑選的中華網龍活動案例，在所有 3C 展場 showgirl 活動中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一個個案。就人員安排而言，該活動以一名裝束特殊的男主持人，搭配三位服裝造型非常典型的 showgirl，這樣的人員安排是 3C 展場中非常常見的搭配模式，而男主持人與 showgirl 間逗弄與順服的主從互動關係，更是 3C 展場 showgirl 活動的典型戲碼。而就活動內容而言，這場活動並無任何新產品的介紹，從頭到尾都以觀眾互動和贈獎活動的方式進行，雖然男主持人在活動過程中也置入少許強化品牌記憶的橋段，然而整場活動幾乎都在喧鬧與歡愉的情緒中進行，這也是 3C 展場活動中常見的活動設計。整體而言，這場活動是以男主持人的風趣（揶揄）講詞、showgirl 的身體展演、台上台下的互動玩樂來貫串整體，呈現出熱鬧喧嘩的遊戲本質，但與商品展售無直接關連。

在這場活動的一開始，映入觀眾眼中的畫面是舞台上一名男主持人，身穿實驗白袍、牛仔褲，頭上則戴著禿頭假髮。這並非一般的假髮，頭髮部份是白色的，並且不是一般的髮型，而是中間光禿的造型。事實上，這樣的人物造型呈現的是過往在許多漫畫、卡通、電影等文本中常見的怪博士造型，其指涉的

的是科技的、怪異的、難以預料的、諧趣的人物角色，例如「岸和田博士」⁷等。這樣的角色扮演，一開始便讓現場觀眾感覺熟悉，並將男主持人的諧趣本質表現出來，使觀眾理解並期待，預告著該場活動的屬性。此外，象徵科技、內涵諧趣的角色造型塑造，也呼應著該遊戲軟體廠商的產品特質，從而將人物、活動、廠商相互扣連。

在同時，舞台側邊下三位 showgirl 站成一排，非常一致的穿著銀色背心、銀色短裙、白色長靴。其中，背心裸露出手臂、肩膀、腰部，短裙只遮掩住大腿的上半部，而白色長靴則將小腿部份包裹。三位 showgirl 穿著的服飾都是貼身的剪裁，使得她們整個身體的曲線輪廓非常明顯，當男主持人在舞台上進行活動暖場時，三位 showgirl 都將雙手互握垂放在腰前。基本上，在三位 showgirl 登台之前，整個舞台的人物配置以及穿著造型，就已經明顯點出這場活動的本質。象徵科技權威男性的怪博士（男主持人）能言善道，幽默風趣，一個人在台前控制全場氣氛；而三位 showgirl 在台邊等待著怪博士（男主持人）的叫喚，穿著暴露且凸顯女性性感身體的服飾，採取含蓄、變化不大的女性化肢體動作，兩組人物間的主從關係、性別印象、角色功能和觀眾對這兩組人物的期待，在活動一開始時就已設定。

當男主持人開始一一介紹 showgirl 登台，與觀眾見面打招呼，其儀式本身，與男主持人使用的語彙，便更進一步為 showgirl 的功能做註解。男主持人在開場時強調「本公司不會隨便找個助理來幫我一起送贈品」，然後一一介紹 showgirl 登台，先是「非常可愛的小羊」，而後是「全展場最活潑的過動兒貝貝」和「pose 女王芳如」，並要求她們「很可愛很活潑的跟大家打招呼」。從這樣的動作中我們便可明顯看出，三位 showgirl 並非一般的助理人員，因為她們是擁有暱稱的特殊人物，具有可愛、過動、會擺 pose 等特質，並且要很可愛很活潑的向觀眾打招呼，這與一般的助理人員都不相同。因此，當主持人介紹 showgirl 出場，便是在向觀眾宣告，這三位 showgirl 不是助理人員，而是性

⁷ 《岸和田博士·科學的愛情》是一部廣受歡迎的日本漫畫，其中岸和田博士的造型，即是如愛因斯坦的中空禿頭、亂髮。該漫畫以岸和田博士為核心，對於科技和性愛等議題有許多誇張的嘲諷與批判，而漫畫裡的女性角色則盡是服膺父權社會刻板女性形象，主要角色為性玩物之設定類型。

感、可人、儀態美好的年輕女性，並以暱稱相稱，其指涉便是女性化的、美觀的、親善的、情人般的女性角色，而這些角色也同時呼應著日本動漫流行文化系統中，帶著性意味的女性角色。

於是，當活動的起始進行了人物的功能設定，接下來所有的細節內容便都與此一設定息息相關。這三位 *showgirl* 在舞台上的表現良好，並非以其助理職責作為判準，而是以其是否符合性玩物的形象作標準。舉例而言，三位 *showgirl* 在登台時都笑臉迎人，擺動著身體和四肢，以小碎步跑上舞台，都呈現出小女孩般可愛的樣貌。而當她們站上舞台後，也不是背景般的在主持人身後呆站，而是採取慣例中非常符合女性肢體形象的動作，她們或單手叉腰，或呈現內八字的站姿，或著緊縮手臂交叉手指，不時撥弄頭髮，並且笑著讓台下的觀眾對她們拍照。由此可知，*showgirl* 在舞台上最主要的功能便是展示自己的身體，除了藉由衣著裸露的身體部位，更要強調這些部位的女性性感特質，和整體姿態的童稚化。這些舉動都不斷展現出既有父權文化中對年輕、性感女體的想像慾望，甚至是其中隱含的戀童情結。

此外，在整場活動中，台下不時有觀眾拍攝三位 *showgirl*，他們都是光明正大沒有經過任何邀請或特定允許的狀況下拍攝，*showgirl* 們也會回應以直視的眼神與親切的笑容，而男主持人的怪博士造型雖然特殊，卻並不是觀眾拍攝的對象。這樣的情況乃肇因於活動起始時的人物設定，既然三位 *showgirl* 是性感、可愛、女童般順服的角色意象，觀眾拿起相機對她們拍攝便無任何無禮或冒犯之處。三位 *showgirl* 對拍照行為的回應也強調了她們作為展示品的本質，即使男主持人在前面滔滔不絕的說話，三位 *showgirl* 提供拍照的職責卻遠比身為舞台助理的任務還更重要。並且，*showgirl* 展示身體、回應相機鏡頭、任由攝影者取得（掠奪）她們的影像，這也表示台下觀眾不斷拍攝三位 *showgirl* 的這件事，不但是被允許的，甚至是被鼓勵的。

事實上，男主持人對於觀眾拍攝 *showgirl* 的舉動，不但視而不見，甚至認為觀眾攜帶相機參與商品展售活動是很合理的。在主持的過程中，雖然閃光燈此起彼落，*showgirl* 分神回應拍攝者的鏡頭，男主持人對此沒有勸阻，更在預

告贈獎活動時提醒觀眾：「各位有重兵器的先生們請小心你們的相機，不然贈品丟下去我不敢保證會不會弄壞。」在這句話裡，主持人等於默認了相機的存在，也就是默認了 showgirl 作為展示品、被攝物的本質。並且，這樣的語彙完全是針對男性消費者，「有重兵器的先生」此句直接指出，男主持人預期中會帶相機拍攝 showgirl 的是男性，甚至以重兵器來稱呼相機，此種比喻乃挪用自軍事用語，其基本溝通脈絡還是以男性為主。而在這樣的比喻中，持有相機的觀眾等於是攻擊者、掠奪者，三位 showgirl 便是被攻擊、被掠奪的對象。如此可知，提供穿著性感、表現可愛的 showgirl 作為被攝物，是男主持人預期中的節目元素，而女性攝影者在此遭到排除，便是直接明示 showgirl 的被拍攝價值完全只針對男性而言。因此，showgirl 在此便是任由男性觀視、窺淫、掠奪、剝削的性物，而 showgirl 本身更對這樣的本質做出回應，她們必須表現出完全接受甚至樂在其中的樣態，等於鼓勵男性觀眾對 showgirl 進行各種以性慾為核心的想像與舉動，並在接下來的所有活動細節中一再強化。

而後，整場活動都在贈送贈品的內容中進行，男主持人不斷以幽默、逗趣的話語激勵台下觀眾更熱切的回應，以呈現出熱鬧喧騰的活動景象。過程中，showgirl 必須協助男主持人整理贈品，拿著贈品向觀眾展示，並讓男主持人從自己手中取走贈品進行節目，隨後趕緊在主持人身後補充自己手中的贈品數量。在這樣的互動關係裡，showgirl 作為工作者的姿態是全然輔助性的服從，男主持人從 showgirl 手中取走贈品，就如同從置物架上拿取物品一般，而三位 showgirl 不時要以身體輔助雙手來整理、抱持著體積巨大的贈品，這與男主持人總是單手握持贈品在觀眾面前揮舞的景象形成強烈的對比。也就是說，showgirl 在形象上不斷試圖突顯自己的女性（童）特質，在助理任務上卻負擔著與女性化柔弱形象不相符合的體能負荷，而這樣的景況之所以不顯怪異，除了活動所設定的男主女從角色關係外，更因為 showgirl 在整理、抱持一大堆贈品時，由於穿著緊身暴露衣服而舉止艱難，這反而強化了柔弱女性的角色印象，從而作為一個男性的服侍者，不但服侍著男主持人，更服侍著台下的男性觀眾。

此外，怪博士造型的男主持人在整場活動中，不斷以諧趣的語彙來揶揄台下的觀眾，也揶揄台上的 showgirl，這些企圖讓觀眾發笑的話語，有時甚至是帶有性暗示的開黃腔，而三位 showgirl 則總是在適當的笑點上隨著主持人的言語露出笑容。舉例而言，男主持人以「男生不舉的等一下記得看醫生」的話語，提醒觀眾若想獲得贈品，必須在回答問題時大聲呼喊，高舉雙手。這樣的開黃腔重複了數次，而三位 showgirl 聽到此句時依然露出開心的笑容，這表示，showgirl 對黃色笑話不但不感排斥，反而很能接受，甚至以開懷的笑容表示贊同，而事實上，這樣的黃色笑話便是基於 showgirl 的在場而產生效果，也就是以 showgirl 作為性對象的投射，藉以刺激男性觀眾舉手參與活動，以免在 showgirl 面前喪失男性的（性）能力。因此，我們可以從這樣的溝通語彙中了解，showgirl 作為男主持人與男性觀眾共同的性玩物，是這場活動的基調，黃色笑話從而得以在這樣的基調中產生效果，而主持人的揶揄講詞等於是在鼓勵男性觀眾遂行這樣富含性暗示、性想像的互動遊戲。而雖然這笑話讓全場大笑，其本質卻是一個只屬於男性的低俗幽默，showgirl 的陪笑在此將之合法化，也等於告訴觀眾，showgirl 作為完全順服的性玩物，犧牲自己成就男性專屬的歡愉，並非出於不情願，因為她們也對同樣的黃色笑話感到有趣。

然而事實上，showgirl 自身並非對此感到舒適，即便其努力的展現性感、可愛、童稚的一面，從許多小動作中我們仍可看出 showgirl 本身對此活動情境設定的不適感。基本上，活動舞台與觀眾的距離是非常接近的，台下也不時有人拿著相機拍攝 showgirl，showgirl 們的許多舉動也都處於走光的邊緣。在活動進行中，三位 showgirl 不時要協助主持人整理贈品，她們有時必須蹲下，有時必須彎身，有時贈品太過巨大而在拿取時容易讓自己的內衣與底褲走光。三位 showgirl 並非對此不感介意，在許多不經意的瞬間，三位 showgirl 不時拉扯身上穿著的性感背心，在蹲下時非常注意保護裙下，或者下意識的以手護胸，避免暴露出內衣與底褲。為了保護自己不至走光，showgirl 的許多舉動顯得非常緩慢而怪異，而由於身穿的服飾剪裁非常貼身，過於緊繃之下更容易讓衣服顯得凌亂，或者在行動中妨礙了肢體動作的順暢。這一切都在觀眾眼前清楚展示，然而似乎沒有因此得到體諒或尊重，在許多時刻，當 showgirl 以艱難的舉動彎身、蹲下拿取贈品時，台下依然發出陣陣閃光，由此可知，showgirl 作為

性玩物的基調，不但成爲男性慾望的投射對象，更在這樣的基調設定下，讓日常生活中明顯失禮的行徑在此得到合理化，進而產生了許多踰越甚至暴力的剝削行爲。

整體而言，男性觀眾的踰越行爲雖不至於觸法，然而論其本質，已是對於女性基本尊重的喪失，這也顯示整場活動一再一再地強調 showgirl 作爲性幻想對象和男性性慾祭品的事實。在贈獎的過程中，男主持人通常會象徵性的將一件贈品丟出，然後命令三位 showgirl 將其餘的大量贈品送出，在這段時間中，贈獎行爲製造了 showgirl 與觀眾近距離的直接接觸，打破舞台與觀眾的界線，從而讓觀眾更加踴躍的搶奪贈品，製造出喧騰的景象。甚者，男主持人會特別強調 showgirl 的存在價值，要三位 showgirl 都站到舞台最前端，好似在醞釀某種劇情的高潮，進而刺激台下觀眾發出尖叫聲。主持人更會以「你們這些色狼，我丟贈品你們都不理我，showgirl 出來就 high 成這樣」的語彙，同時揶揄觀眾與 showgirl。事實上，這樣的舉動和語彙，便是將 showgirl 作爲性物的遊戲默契給直接說破，作爲一種後設形式的笑話，而在男性之間（男性觀眾與作爲替代參與的男主持人）取得某種認同，進而將 showgirl 完全的物化，性化，並將在場女性觀眾邊緣化，製造出專屬於男性（淫欲）逸樂的幻想空間，使得 showgirl 的價值高於贈品，進而將 showgirl 當作贈品送給男性觀眾。

綜合以上，showgirl 展場活動不管在結構或細節上，都一再強調出 showgirl 作爲男性玩物的角色本質，成爲一種默契與認同，甚至在表現層面上得到 showgirl 自身的許可，因而創造出歡愉、喧鬧、解禁、踰越的狂歡景象。從本節對中華網龍個案的檢視與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男主持人無論從造型、行爲、言語上，都與男性觀眾站在相似的角色位置上，其本質便是作爲男性觀眾的替代性參與，將指使、利用、揶揄、消費 showgirl 的行爲投射到男性觀眾身上，不僅獲得基本的認同，有利活動進行，更是提供男性觀眾想像式的性消費，一再的將 showgirl 及女性觀眾邊緣化、去主體化。反觀 showgirl 的表現，除了對男主持人的絕對服從，時時注意自己作爲展示品的外觀樣貌，更在該笑的時候大笑，該獻祭自己的時候獻祭，時而展現性感身體，時而表現童稚特質，時而直視相機鏡頭，時而在黃色笑話中犧牲自己，還要陪笑。三位

showgirl 的一切舉動都在提供男性觀眾的窺淫與剝削，在完全順從的服侍中實現男性觀眾的性想像樂趣，進而將一切的踰越合法化，讓男性觀眾得以安全在活動的幻覺中享受消費女體的性慾快感。

然而，這樣的幻覺之所以成立，乃是因為 showgirl 在工作要求與薪資對價償還的前提下，犧牲並剝除自己的主體性與尊嚴，才讓在場男性能夠遂行這樣的性想像（消費）樂趣。意即，3C 展場 showgirl 活動不只將 showgirl 物化為展示品，更在將 showgirl 塑造成男性性玩物的溝通脈絡中，將 showgirl 徹底的商品化為性消費的對象。由此可知，3C 展場 showgirl 活動的本質，與一場性交易相異並不遠，它以各種明喻、轉喻的手法將舞台活動打造成性消費的場所，甚至本末倒置，讓商品展售活動成為象徵性交易的舞台活動的外衣，從而讓這一切除罪化、合法化，並且看起來理所當然。

第八節 小結

在前面七節的分析中，我們透過對事件敘事的毗鄰軸與系譜軸分析，了解了 3C 展場活動中一系列關於符號組合與選擇的方法與邏輯。整體而言，showgirl 的確作為整個展場舞台活動的軸心，所有的事件都圍繞著 showgirl 打轉，然而這種以 showgirl 為主角的敘事方式其實只是表象，其中隱含的其實是一整套將 showgirl 性感化、性對象化並進而將其物化為商品以供男性消費的運作邏輯。

其中，在前五節的毗鄰軸分析中，我們發現，無論 showgirl 扮演什麼角色、身處台上或台下、拿著什麼、做什麼事，這些都不是 showgirl 的真正角色內涵，因為，showgirl 之所以是 showgirl，全是因為她們穿著暴露特定身體部位的服飾。這樣的特性成為第六節系譜軸分析的軸心，而透過對空間、人物、服飾、道具、行動等符號單元的分析，以及第七節針對單一個案深入解讀後，我們也發現，活動舞台作為消費者與 3C 展場的中介空間，便是把穿著引發性幻想的暴露服裝的 showgirl 放置到舞台上成為展示品，提供男性消費者觀賞、想像、消費與剝削的愉悅。這一切的作為旨在以 showgirl 作為酬庸男性消費者的

物品，換取男性消費者的駐足與參與，進而透過相關道具、人物、行動的層層包裹，營造出娛樂化、幻覺化的虛假空間，讓消費者在此七彩的煙霧中不知不覺的接受並內化了廠商的最終目標，也就是 3C 產品的拜物與消費。

基本上，展場活動的一切都與 showgirl 有關，而與 showgirl 有關的一切都是爲了服務男性消費者而存在，並且是以服務男性消費者的感官享受及性幻想而存在。事實上，這樣的說服形式之所以在 3C 展場中採行，其本質便是在追求立即性效果的考量下，直接挪用了過往「香車美人」的性訴求行銷手法，差異在於，「香車美人」式的操作手法所針對的是高收入、高社經地位的成功男性，而 3C 產品訴求的其實是普羅大眾。於是，這樣的挪用等於是將 3C 產品對應到象徵權位的汽車、房地產、洋酒等產品類別上，而 showgirl 的功能，便是提供一般男性消費者能夠與成功男性同樣可以消費女體的想像式滿足。我們可以留意，同樣是展售活動，車展所採用的是知名的模特兒，但 3C 展場採用的則是無名的 showgirl，兩者間存在某種階級上的差異。也因為這樣的差異，廠商更必須以高同質性的服裝組合來標示 showgirl 所提供的消費樂趣—性感女體的意淫。

我們可以從這樣的挪用中看出，其中包藏的是以男性爲思考中心的父權意識形態。基本上，「香車美人」的說服手法本就是以男性爲中心、將女性視爲男性擁有物的思考邏輯下的產物，而雖然這樣的說服手法並不一定總是成功，卻幾乎被原原本本的挪用到 3C 展場的敘事脈絡中。再者，即便以女性身體爲消費酬庸的說服手法有其效果，3C 展場中卻並非只有男性消費者，女性消費者在這樣的操作邏輯下等於是被完全邊緣化，而這個現象之所以發生，也是因爲父權意識形態的滲透下，主事者對於忽視女性權益的問題非但不感疑慮，甚至也假定了 3C 產品與男性消費者之間直接而單一的對應關係。於是，showgirl 活動的操作邏輯，在父權意識形態有形無形的影響下，非但因爲物化、商品化而傷害了 showgirl 本身，更是歧視了展場中的女性消費者，以及某些根本不關心也不需要觀看 showgirl 舞台活動的男性消費者。

因此，3C 展場 showgirl 活動的兩個問題，一是缺乏更加縝密的效用評估，另外則是枉顧女性與部份男性的消費權益。畢竟，showgirl 活動運用的是一整套將商品空間幻覺化的敘事語彙，反過來說，真正的產品效果與消費者利益在這樣的敘事脈絡中也被極小化和邊緣化，而究竟這樣的溝通方式是否真能帶來顯而易見的利得，又是否能夠與消費者深度溝通進而達成長期的品牌資產累積，是廠商必須仔細思考的問題。

此外，男性並非唯一使用 3C 產品的消費者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 showgirl 活動的說服方式直接屏棄了女性消費者的權益，這等於是自動放棄了與廣大女性消費者深度溝通的機會，那麼，showgirl 活動究竟是為 3C 廠商帶來利潤，還是無形之間損失另一族群的目標對象，也是有待商榷的問題。並且，showgirl 活動也漠視了部份不關心 showgirl 舞台活動的男性消費者，然而相對的，這些較為理性、講求效率、實事求是的消費者，比起在熱鬧舞台邊跟著節目一起鼓譟的圍觀者，或許更有可能在消費行為中扮演意見領袖的角色，也更可能是 3C 產品的深度使用者。而若廠商基於某種便利性考量直接挪用性訴求說服手法到 3C 展場中，卻因此忽視進而喪失了廣大的潛在消費群眾，那麼此種耽溺於性訴求、專注於幻覺打造的行銷方式，對 3C 廠商來說究竟是否為最佳策略，不無疑問。

總結以上，台灣 3C 展場活動的參展廠商不分自身品牌形象、產品特性而紛紛採用以 showgirl 為中心的舞台活動，試圖以性訴求的方式對消費者進行說服，卻也因此忽視了部份消費者的權益，進而可能喪失潛在的利潤。這樣的情形之所以發生，乃因父權意識形態滲透在整個 3C 展場的 showgirl 活動中，而無論這是極端刻意或欠缺仔細思考的企劃結果，此種將女性物化、性化、商品化，並且假定男性消費者都耽溺於性感官逸樂的操作方式，的確也再次強化了台灣社會文化中極端刻板的性別想像，同時傷害了兩性消費者，也傷害了參展廠商自身。